

戏蛾记[清]齐谐山人

第一回报 奸知县计骗良家女

话说北宋徽宗年间，权臣当道。帝王庸碌，卖官鬻爵，官吏腐败不堪。再加横征暴敛，百姓民不聊生，陷于水火之中。礼崩乐坏，世风江河日下。俗语云：“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”终于东方宋江，北方方腊揭竿而起。然徽宗仍沉溺酒色，流于政事。并偏好金石花草，叫人遍寻天下奇花异草，怪石名竹，珍禽异兽，弄得是民怨沸腾。

那徽宗虽风流成性，后宫佳丽甚多，个个皆天姿国色，人世少有，他尚不能尽兴，在这乱世之中，竟又颁旨令搜罗天下美女十二名进官，以服侍龙体。此令一出，底下官吏纷纷施展生平能事，到处搜罗，以图阿谀奉承，加官进爵。

其时杭州乃江南繁华之地，美女如云。无论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，皆多体态婀娜，肌肤丰腴之人。故于这杭州俯吏而言，选美实乃轻而易举之事。

且说在上杭县内，有一大户人家，姓朱名贵字，字强民。他靠祖上传遗，家中仓廩充实，金银过斗。更有一对千金，名唤云仙，玉仙。云仙为姐，玉仙为妹。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怎见得？那云仙：

乌发垂肩，眉儿弯弯，眼儿水灵，面泛红光，俏丽脸蛋，似吹弹欲破；樱唇频动，鼻儿玲珑，一双秀手，十指纤纤，犹如精雕的美玉；一双玉臂，丰盈而不见肉，娇美而无骨。

那玉仙：

眉弯新月，鬓绾新云，樱唇口丰粒丹砂，瓠犀齿一行见玉，珠主有怯重，亭亭一枝妖艳醉春风；桃靥笑开，盈盈两点秋波澄夜月。

这两姐妹不仅美观艳绝伦，而且琴棋书画，无一不通，实乃当世才女。两姐妹远近闻名，世人惊羨。如今皇上圣旨颁下，她二人自然会被选中那上杭县知县吴德已数次登门，现今朱名贵在指定之日将二女送至县衙，和其他人一起送往京中。朱名贵百般恳求，言膝下无子，只有二女。若尽皆入宫，以后只落我二人孤孤单单，无人送终，岂不凄惨？那知县吴德几经考虑，终于同意在二女之中只选一女。但得经他亲自挑选。朱名贵那知吴德心中奸计，只道他心好，故不加考虑，择日将二女送至上杭县衙。此真可谓送牙入虎口，那知县虽为一县父母官，但却贪淫成性，府中丫环莫不经他摧残破瓜。他早闻朱府二姐妹貌美如花，当今少有。早想占为己有，苦无良机。如今天假其便，他便欲辣手摧花。故他先将二女子骗至衙中。

那玉仙云仙姐妹到了县衙内堂，知县早已久候。见他二女，顿时魂飞魄散，惊为天人，心中早已垂涎三尺。但表面上仍是不动声色，笑脸相迎。鞠躬欠

身行礼，莫不儒雅有度，翩翩有君子之风。那云仙玉仙姐妹见知县虽然身宽体胖，腰腹微凸，然面上笑容可掬，却对他颇有好感。殊不知自己却落入陷阱。

吴德口中招呼一声：“上茶”。后面顿时走出两个丫环，手捧茶几，为云仙玉仙上茶。只见茶香扑鼻，遍布室内。至于三人所谈之内容，因非本篇之重要，故略去不谈。只说那吴德计谋。那窍门却只在那两杯茶水中。吴德为了完成选美任务又欲一亲二女芳泽，故施一箭双雕之计。那杯中一碗放了迷药，一碗却放了春药，此一石二鸟之计可谓毒矣。二女子不知，云仙饮了那有迷药之杯，玉仙饮了那有春药之杯。待药性发作，二女却惊觉已晚，只得束手就擒。云仙昏倒，被送至后宫准备送入京中。那玉仙却另一番感受，自受欲火煎熬。那吴德见奸计得逞，不禁喜上眉梢，因见天色已晚，恐朱贵宇寻上衙门，忙吩咐下人将云仙送回州府，将玉仙送往一驿站。

到驿站之后，吴德便急不可耐地扑将上去，可怜那玉仙乃处子之身，从未经风月之事。直被弄得落红满地，星星点点，蔚为壮观。先不说吴德和玉仙之事，单说那人欲，且听贡士我慢慢道来。

古往今来，古人谈男女恋情之诗可谓多矣。诗云：“关关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又“静女其姝，俟我于城隅，爱而不见，搔首踟蹰。”又“昔为倡家女，今为荡子妇。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。”此类诗描绘男女情态可谓入木三分，活灵活现。但撇开不谈，我辈对这欲字却是不可忽视。人欲若生，直如那星星之火，渐渐燎原之势。此先按下不表。

回头再说玉仙合吴德之事。

那晚于驿站客房中，吴德昂扬一根如虎尾长鞭，将玉仙入骨得昏死几番，且将自己平生习得的诸般房事技巧一样施于玉仙身上。依他心思，玉仙反正已是他胯下客人了，便入整得其势其劲其招恁般怪异。

玉仙只道老爷对他眷顾有加，只道从此夜夜如同过节，心中欣喜无比，虽穴儿红肿，虽花心酥软，却玉颊泄流欢乐之波，一浪接一浪，令他光华耀眼，艳美大逾寻常。

隔山取火之势方才歇下，老爷便扯过一个春凳，垫于玉仙圆臀之下，令其两头着地，玉仙依言，将胯儿上挺，阴户坦露，穴缝拉成一条弧线，仿若覆了一尾除翅去鳞的鲤鱼，此时唯露背部脊线而已。

吴德一见，兴致高涨十分，端枪挺刺，“叱，叱”数声，一杆紫金枪儿便挑破鱼腹矣，一下连一下，或进或出，只觉油滑无比，欢畅无比。

此势既行，吴德又抱玉仙置于几案上，令其双足悬空，两腿相并，然后大力往后摠压，弄得玉仙只觉腰肢酸胀，无从忍耐，便叫：“老爷，而今已不歇的换了五个姿势，还要换呀，我倒受得了，只恐老爷你吃不消，当该今宵歇息

，明晚再施展罢！”

“明晚？”

吴德诡秘一笑，道：“明晚风景虽好，你我恐是劳燕纷飞矣！”

“怎么？大人又反悔了？不带奴身共赴州府与姐姐团聚？”玉仙大为不解。

“否！”

吃人肉矢口否认，心里暗忖：“今夜究竟是怎的了，怎的几番差点便把秘底漏却？玉仙，你虽然趣味，可终不及妙人，你不要怪我，万一另遇良人，也是难料的！”吴德想及紧要关头，乃道：“非我不带你，实因明晚有官宴要赴，你想，所谓官宴，吃了大鱼大肉，还要吃香喷喷的人肉哩！”

“天一做官的俱要吃人肉么？”

“做官的谁不吃人肉？”

吴德笑他少见陋识，“天底下，做官的乃数万里拔一的贤士俟才，他若不吃人肉不喝

血汤怎会对得起自己心思和诸般前辈？”

玉仙愈发难懂，只喃喃的说服力：“这便怪了，这人一但做了官，便不是人了？反倒成了老虎豺子不成？”

之玉身“是也！本老虎今个儿定然吃得你只剩一身骨头和皮儿！”吴德且言且扑压于玉仙团作一团儿上，将勇猛阳物别入紧狭狭股缝间，如石匠鏊正叮楔石板，似欲凭空弄条沟渠出来。

“老爷，你却手罢，这般入笋，恐将你物儿凭空截断几寸，也入放不进！可也怪，明明白白一条缝儿，偏要它挟得紧紧狭狭，这才又来垦荒！”玉仙嗔怪连连。

“这你便又不知了，此乃男子之狎兴也，若那处宽阔得如皇宫辇道，虽然富丽，却来去只有一人，岂不孤郁十分，再者，一个人若于偌大较场上练枪，保准他没得劲头，其实，人便是这般，到了此处便记得彼处的好处，到了彼处，偏又觉此处的好处，好似我今儿入你，初时，我心道穴儿宽阔些才好，及至我自个儿将它弄阔绰了，我又觉狭窄的好，是不是？我这阵便弄狭窄的，只觉如耘处女那般，兴致泱泱！又如明晚官宴后，我多半要去入那十二岁尚未开苞之稚鸡儿，此时念其娇嫩若水，我这口里直淌涎水！”吴德得意忘形，七拉八扯胡侃一气。

“天！适才我还道你等果要吃人肉哩，原是糟蹋人家豆蔻女儿，真个是作孽哪！”玉仙此时似觉他自个儿乃是人间享福的了。

“真个愚笨！”

吴德笑骂一句，大阳具于底处敲敲捶捶，一时半阵不进去，他入得急了，只有略略松了手，两股顷刻裂开一条缝隙，大龟头见缝便入，嗖的一声，钻了进去，吴德把双足攥紧，并拢，顿时大龟头如入蚌壳之中，被穴壁粉肉磨得欲涨欲裂，洋洋难禁矣！

“老爷，却了手罢，那般大颗头儿，要我嚼也不嚼就吞下去么？”

玉仙被大龟头顶得穴儿发骚发浪，甚觉紧狭，寸毫难进，仿若里处插了根铁杵也！

吴德又道：“这便是做出来的处女滋味！穴儿紧是紧了，上端口儿却又松又浪，满嘴散发的全是骚狐气息！由此可知，凡事俱是原装的好，好似我前日所弄那女子，我便觉你不及她。”吴德急忙打住话头。

“既觉他好，你便去寻他罢！”玉仙气咻咻的，满脸不悦，继而说道：“我自然比不上我家姊妹，可你也不济事呀，全身上下，除了这根棍儿能入眼外，其它的肥肥胖胖，不堪入目也！”

“这便切中要害了，只要这根如愿，其它的都是配件，不抵事的！”

吴德又笑道：“恐怕由不得他，上半夜我入你，下半夜，我便要入他！”

“痴人言梦！”玉仙以为云仙已然选入皇宫，料他吴德有百个胆，也不敢惹贡品。

“真个不信么？”吴德笑得淫邪无比，此时，他将玉仙双足一分，穴儿顿觉滑顺，一抽一扯，一入一顶，风急火燎般入耸开来。

“我却老实不信！”玉仙被他入得快活，乃道：“老王八，若你今生入得他，我便做了妓女，也是甘愿的。”

“这可是你自个儿找的，若真做了妓女，千万别怪我薄情！”吴德心下亦觉别扭。

如此一来，两人闭口不言，只顾埋头潜心入事。

前前后后，来来往往，出出入入，林林总总，吴德合玉仙入有五千余数，玉仙泄过六番，吴德因先时喂了春药，确实耐战，只堪堪泄了四便，直到半夜丑时，方才收兵息战，玉仙酥腰一扭，伏于床上，连被儿也未盖，玉体横陈，便磕眼甜睡矣！

吴德小睡片刻，心中似觉不甚踏实，乃翻身坐起，兼之药力尚未全褪，便思及适才合玉仙戏言，心中火儿又起，心道：“为何不籍余勇，一鼓而入那绝色仙子？”

想罢，吴德溜下床来，将挺壮阳物于玉仙红唇上揩了几揩，玉仙于梦中呓语：“快活——快活，又来个大力士，妙，入呀！入呀！我快成仙了！”

冷不防，贝齿啃着半边龟头矣！又听玉仙疾言丽语：“天，怎的与我个桃

儿，只是有些烂味，吃倒是可吃的，天，我便不客气了，我要食了！呀——呸，这桃儿也怪，骚臭得紧！”

“呀！”

吴德惊唤一声，迅速撤离龟头，拢于裤儿中，悄然溜出客房，摸黑往自家府宅而去。

吴德且行且思云仙绝妙处，心里欢喜万分，心道：“美人儿，飞来飞去，还是玉鸟投我怀！”暂时按下吴德这头不表。

且说次日清晨，玉仙被一阵急促敲门声惊醒。

玉仙猛醒，只见身边空空如也，大吃一惊，道：“老爷——我家吴老爷呢？”

钦差于是答复：“夫人，吴老爷急于公务，已提前一个时辰至州府去了，凡事俱有我哩，你且起床收拾，我等或者可以追上你家老爷！”

玉仙并未觉出异端，乃道：“走时也不吭一声，真是的。”

其它闲事休提。

有诗为证：

淫徒巧设计，惊煞天共地；
一女笼中雀，一女去充妓；
如意算盘响，焉知起变异？
可怜是玉仙，至今犹欢喜！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无辜女寄身青楼里

词曰：

贯喜眠花宿柳，朝朝依翠偎红，年年迷恋绮罗丛，受尽粉头欺哄。
昨夜山盟海誓，今朝各奔西东。百般恩爱总成空，风月原来是梦。

且说玉仙听了吴德已然先行，便急匆匆梳妆扮相一番。然后，再入官轿，由一队兵丁押着，径州府而去。

玉仙心里高兴，几番欲揭窗帘一睹轿外天光水景，谁知斥喝声起，唬得他忙忙缩首却手，倦缩轿中，不敢轻动，偶尔听得前后辘辘轿响，又听环佩叮噹，心中一动，暗忖：“莫非他等乃御选秀女？这倒奇了，而今这般合云仙姐姐行于一路，既不得见，又不得言语，可我心里明白。姐姐不想我俩如今身份迥异，你之前途未卜，而我正处福窝，真个命运多变，由不得人设计，想昔时，你贵为娇娇女，百事顺心，而我处处不及你，咳，今日之事，恐老天亦难料也！”

玉仙心中只道姐姐你命好苦！

因他知晓，秀女数目众多，能入围宫中着实乃凤毛麟角，一但漏选，即将充入乐坊。

既使那有幸入围的，又仅有极少极少之人才能邀得圣上宠幸，其余充入宫女，经年和不长物儿的劊人们厢混，闻也闻不着男人味儿。

“咳！又上何处去嗅男子精子味儿！”玉仙嗝嗝欲呕，因昨晚老爷数番泄物蓄于他体内，而今犹觉饱胀。

行至州府，已是黄昏酉时，钦官一行合众绣女又歇于官栈。

玉仙不见老爷身影，乃问兵丁：“汝等见了我家老爷么？”

“你家老爷？”兵丁大惑不解。

“哦！”玉仙立时想起吴德昨夜言语，知他赴“官宴”去矣，恐今夜不得归家，因他等还要去食新鲜人肉包儿——替那稚女儿们开苞哩！

“唉，今夜莫指望矣！”

哀哀的叹气。

兀的，玉仙突发奇想：“嫁个郎君虽也快活，却一点也不逞奴家心思，他欲入时才来，他欲不入，鬼影儿也难见到，我等这饥一顿饱一顿日子，真个不如那些操皮肉生意的，夜夜接新郎，夜夜做新娘，还可觅自个儿欢喜的，快活哩，自在哩！”

有诗为证：

河蚌既开窍，日日春意闹；
一日不吐纳，憋得肉儿骚；

妇人亦如斯，妇人却妖娆；
一旦得了味，时时欲郎搔！
偶尔落了空，心思有劳骚；
不如从了妓，夜夜新娘好！

且说玉仙一夜独眠，自个儿一双玉手又捺又捅，把个蜜穴弄得香涎潺潺，居然浸湿官栈被褥。

不料自此之后，此屋闲置数日，及至二旬之后启用，小馆揭开被褥，顿时傻了眼儿。

因他见床上卧着一堆亮晶晶小物儿，蠕蠕的动，白光袭人，小馆凑近细瞅，只见指端大小球状小动物，圆圆的，中部长出二尾弱翅，仿若破卵而出之雏鸟，却又不象，因这物儿并无嘴壳，亦无眼目等器官。

小馆益发奇了，叫喊开来，众人俱来观瞻，皆不知何物，一人戏言：“不

是迷，就是卵！不是卵！就是迷！反正不是人。”诚哉斯言！

依贡士推论，当是玉仙腹内蓄存之阴阳二精恁般多量，独宿之夜，玉仙自行乐，亦至极境，故将感孕而成之胎芽一并泄了出来，附于床上，又被棉物遮却，便如珠胎结蚌在宫，竟渐渐滋长成球矣！

誓若此屋闭关十月，不知会是甚般结果？

可惜，小绉儿破却此等天地大法事！

由此再审“不是迷，就是卵！不是卵！就是迷！反正不是人。”之戏言，方知其论断也未必妥矣！

既是迷卵漏漏，谁料它长不成人？只他无缘长成，故无佐证，全当戏言是实罢，否则，若那般长出个人来，恐也是个妖怪！

此乃一段混话，且说玉仙一夜自弄春穴，倒也快活，眼睁睁盼老爷回巢，亦可吃顿回笼肉，喝几口迷魂汤。

一直熬到次日卯时，方沉沉睡去。

再次日，玉仙仍不见吴德，心中惊疑，真觉惶张，乃寻钦差问询。

钦差笑言：“我才得报告，吴户长赴京办事去了，叫我护你进京。”

正当此时，驿吏来报，公文已到，请钦差大人过目。

钦差接过，一觑，顿时张大了嘴。

片时之后，钦差不禁叨叨读出了声：“因为边境烽火再起，境内东有水滸众匪搔挠，北有方腊聚众逞强，各地流寇昌盛，国之柱石憾憾欲震，值此危机之际，皇上英明，暂弃此番所选秀女，各府各县宜将其就地遣散为宜——噢，皇上收回成命——！”

玉仙闻了，欢喜出声，道：“我道天必有眼，怎舍得让云仙姐姐凭空受此磨难！”

转而谓钦差道：“大人，既然他等遣散，我可领了云仙姐姐去也！”

“云仙——？”

钦差一时呆怔，半晌之后，方才回过神来，连眨双眼，忙不迭声道：“是也！是也！不过，夫人，吴大人捎信来，叫我转告你，若今日夫人不想赴京，便可至悦来客栈住上数日，也罢，而今我须赶赴京城复命，恐携了你不方便，再说，你姐妹俩亦可在杭州盘桓数日，到处逛逛。可好？”

玉仙一楞，立知大人意途，逐道：“大人公务繁忙，我便依了我家老爷，在杭州待他罢，大人，拜托你唤我姐姐出来，我领了他去！”

“这一——”钦差眼珠一抡，心想：“真是个难缠难分之恶婆娘，若我今日放他归去，我这银两恐揣不稳当，只有如此才好！”

不说钦差暗思毒计，且说他嘎嘎一笑，道：“夫人，你先到悦来客栈去

，我随后派人将你姐姐送来，他还有些惯例事体要办理。”

玉仙诺诺，却又迷惑，因他首次之杭州，不知详细，踌躇不去。

钦差瞧在眼里，心头暗喜。

只见他兀的双手一抚，道：“夫人，感情你不知客栈具体，我当派官轿送去才是。”

言罢，钦差挥手招来一副将，引至避处，咕咕咕咕言语一阵。

副将领着一顶官轿，近来谓玉仙道：“夫人请上轿。”

玉仙见此番处处受人尊重，心头甚喜，举步入轿。副将骑着高头大马，押着轿子朝客栈而去。

钦差见他等去得远了，方取出怀中银票，对着阳光一照，然后一拂一甩，叫来几位兵丁，道：“汝等速速陪我去对了银两，今晚通宵取了。”

且说玉仙乘轿至一楼院，闻得人声喧喧，女声尤响，还道客栈热闹。

过了大约三刻，兀的听一老妈妈高喊：“玉仙姑娘且下轿来，今晚有人与你缠头。”

“缠头？”

玉仙以为自个儿听错了，急忙掀开轿帘，却觉四处陌生，近处站一穿红挂绿之老妈妈，侧旁贮立几名纠纠男子，又闻楼上女声一片，叽叽喳喳，杂有男声，似呻吟，似哼唱，和他自个儿入事做至兴发时所哼妙响甚似相近。

玉仙此时亦觉事有异常，且疑且思：“此处许是一家皮肉店罢？”

他又拿眼四望，却不见兵丁影儿，更觉不妙，大声喊道：“妈妈，他等人儿哩？”

“领了三百两银子，走矣！”老妈妈道。

“甚么？不是要送我至悦来客栈么？怎的就此去了。”玉仙噘着嘴道。

“姑娘，你还蒙在鼓里呢，我索性告与你罢，从今几个起，你便是我的女儿，快去收拾，今晚合人缠头！”

玉仙此番终于明了：原来，钦差老爷差兵丁将自个儿卖入青楼矣！

刹那，玉仙又思及吴德近日诸多蹊跷处，心下一惊：此事恐他窜掇，反倒用计掉包，将我换了云仙姐姐回去！

唉——

玉仙悲叹数声，一时凝目不语。

老鸨似候得不耐烦了，叱声道：“姑娘，我不管你怎的才踏进我这兰若玉楼，我只知我花了三百两现银才买得你，从今往后，你便生是我的儿，死是我的鬼了，我儿，叫甚么来著？玉仙一咳，这名儿柔了些，不若就唤个月香罢！月香，随妈妈来，反正你已是条烂鱼，我不教你床上工夫，我只教你些桌面

技巧，今晚便可会客矣！”

玉仙一听，顿知木已成舟，万难改便，只得垂首进入内堂。

老鸨高叫：“翠云，翠琴，你等姐妹快来认个妹妹，日后有个照应。”

玉仙听得喳喳一片呼叫，悉悉一阵疾响，一簇儿如花似玉人儿拥至他面前，品头论足的，冷目冷面的，阴阳怪气的，不一而足。

此时，玉仙豁然开朗，忖道：“反正已是个柳穿鱼，要死要活也就百八十斤，要宽要窄也就五寸长个肉洞儿，只要捞得银子，享得快活，也不用夜夜苦熬干磨，料来也有几分快活出，为甚他等不见一丝愁苦。也罢，肉店已开阵，就不怕它蜂乱蝶狂！”

于是，玉仙一而今已唤做月香，便也安安心心于那兰若玉楼依楼抛笑，偏他可笑，扬言自个儿还是完璧，定要寻个不寻常人儿，才合他配队！

诸君，银字儿既已言及玉楼红院，便听贡士我将这花柳处所之由来与大家道个根底。

远在东周列国时，管仲治齐，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，原为富国便商而起。孰知毒流四海历史相沿，近来竟至到处有之矣。

扬州俗尚繁华，花街柳巷，楚馆秦楼，不亚苏杭江宁。也不知有多少人，因迷恋烟花，荡产倾家，损身丧命。自己不知悔过，反以“宁愿牡丹花下死，从来做鬼也风流”强力解说，诚可笑也！

是时虽禁令森严，亦有贤明府县，颁示禁止，正如俗语说得好：“龟通海底。”

任凭官府如何严办，这些开清浑堂名的人，他们施展手段，将衙门内幕友，官亲，门印，外面书差悉数打通关节，破费些差钱使费。也不过算是纸上谈兵，虚演故事而已。

但凡人家伙到了十五六岁出了书房之时，全要仗着家中父兄管教。

第一择友要紧，从来近赤者赤，近墨者黑。

其年子弟若能交结良朋佳友，可以从此琢磨，勤读诗书，谋求功名，显亲扬名。

士农工商各自用工，亦可兴家创业。

尚若遇见不务正业的朋友，勾嫖骗赌，家里上人又溺爱他些，不大稽查，更有不知前人创业如何艰难，只顾自己挥霍，日渐日坏，必致成为俗品下流。

。 赌博的赌字虽坏，可是有输有赢。

独有嫖之一字，为害非轻，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，夫妻反目，父兄成仇，路人唾骂，这便是风月花手辈人之惯常遇合也！

贡士我曾经目睹：有那些少年子弟，仗着父兄挣有家资，他到了十五六岁时，爱穿几件时新华丽衣裳。身份无非在教场下、买卖街、三朋四友、吃吃闲茶、在跌博蓝子上面跌些顽意物件。

到得后来，偶有内中一人，认得一些女妓，引得他们一进了门，打一两回茶围，渐渐熟识，摆酒住镶。怎的不生出一段故事来？

不怕你平日十分鄙吝，那些烟花寨里粉头他自有那些花言巧语，将你的银钱哄骗到他荷包里，骗得你将家中妻子视为陌路，反而疑惑那等玉楼烟所反倒可以天长地久。

还有可笑的事：家中父母叫儿子做件事，买件衣物，还要说有得闲没得闲，有钱没钱，许多的推托。

若是相好的粉头，放下差来，要甚衣裳手饰，或者古奇精怪之物品，纵然没有银钱，也百般的设法挪借，立刻办了送去，以搏欢心。

可见世间的人，若能将待相好粉头的心肠去待父母，要衣做衣，要食供食，打着不回手，骂着不回言，可算是普天世间，第一大孝子矣。

还有些朋友，只因终日迷恋烟花，朝朝摆酒、夜夜笙歌，家中少柴缺米全然不顾。

真是：

外面摆断膀子，家里饿断肠子。

常在花柳场中贪恋粉头，在外住宿，忘记家中妻子独宿孤眠不安，不提也罢。

有那贤淑的妇人，不过自怨红颜命薄，泪在心里，在人前不能说丈夫不是。因为要顾自己贤名。

还有那些不明大义的妇人，因丈夫在外贪顽，等待丈夫回家，见了面，就同丈夫扛吵，百般咒骂，寻死觅活。

更有那种不识羞耻的下贱妇人。他说丈夫在外顽得。他在家里也顽得，背着丈夫做下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来。被人前后戳，说甚么卖花钱儿买花戴。

还有那些聪明能干的，用尽无限机谋，也不知丧了多少良心，弄了银钱来舒心服意地送与这些粉头受用。他又明知这些粉头都是花言巧语。灌的烛汤哄骗人的钱财，他偏说是这些粉头同天下人皆是灌的米汤，惟独与我是真心实语，可叹可悲可笑！

若不是这样想头，人又不是痴呆，怎肯甘心将银钱与他们受用？

这些地方不拘你用多少银钱，到了你没用过银钱的时候，或是差未应手，这些粉头就翻转面皮，将平日那些恩爱都抛在九霄云外去矣。

更有一种蜜脸，为了一个粉头吃醋争风，甚至打架扛吵，动刀动枪弄出个

祸来跪见官府。

还有在这些地方得罪了官亲幕友，或是遇见官府查夜，捉拿了去，问了苔杖徒流，这些粉头不拘与你何等恩爱，见你闯出祸来，他不是卷了资财，回归故里，就是另开别的码头生意去了。

有诗为证：

烟花巷子百门开，无银少两莫进来；
一旦萧墙生祸事，各奔西东逃得快！

试问贪恋烟花，有几人遇见女妓到贴银钱？
或是带些钱财跟他从良？

莫说近日绝无这等便宜事情，就作万中出一，竟有个粉头带了若干金银，如今既将玉体伴你，又用他的银钱，你自己也要看着家中也有妻子、姊妹、媳妇、女儿，若是贴人银钱，陪人睡觉，跟着别人去了，你心中怎的肯甘心！

可见嫖之一字，有这许多损处，却没一件益处。

但凡人沾染了色，便有九牛之力、二虎之勋，也难挣得脱身。

闲话表过，且莫说月香怎的经营皮肉码头，先说扬州城内有一伙青壮男儿，在这烟花寨里，迷恋了十余年，也不知见过多少粉头。

那些人将他的银钱哄骗过去，有洒泪从良的，有席卷而去的，有回归故里的，从前那般恩爱，别了缘尽情终之时，莫不各奔东西。

偏这些事儿又合月香有些关联，故贡士我将这顽笑场中世态冰冷，作一七言律谨世：

迷魂阵势布平康，埋伏多般仔细防。
柳帜花幡威英敌，轻刀辣斧勇锤当。
频舒笑脸勾魂魄，轻启朱唇吸腴浆。
陷入网罗难打破，能征莫若不临场。

由此，贡士我奉劝诸君，人皆言“色字头上一把刀”，古往今来，因色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者多矣，诸君莫要再蹈覆辙，遗憾终身。